

WARRIORS
貓戰士
外傳之IV

曲星的承諾
Crookedstar's Promise

艾琳·杭特 (Erin Hunter) 著
高子梅 譯



晨星出版



第一章

小風暴攀著溜滑的樹枝往前又移動了幾步。小田鼠剛剛激他的話言猶在耳。我打賭你還沒走到底，就會掉下去。

他伸出爪子，戳進結凍的樹皮裡。從這裡他可以亟目眺望下游遠處，遠到河流彎道處。他可以瞄見遠方河面上的第一塊踏腳石，還有對岸的陽光岩。小風暴抖鬆身上毛髮。現在他的視野比部族裡任何一隻小貓都來得遠，而他們最遠只看得到的蘆葦灘。

「小心！」小橡在空地上喊道。

「閉嘴！小橡！我是戰士欸！」小風暴低頭看，目光越過深灰色的肥短香蒲草，探進那片從冰封河面探出頭來的濃密蘆葦叢，小魚在那之間的莖梗悠游，鱗片閃閃閃爍。

他可以伸隻腳下去，戳破薄薄的冰面，撈到幾隻魚嗎？他把淺棕色肚皮緊貼住樹皮，後腿勾住細窄的樹枝，前爪探向下方的的小魚。他感覺到爪子只輕劃過香蒲的葉尖，好生沮喪。

我是在暴風雨裡誕生的，有朝一日一定會當上族長！小風暴前腳伸得更長，身子開始微微發顫。

「你在做什麼？」小橡尖聲喊道。

「別吵他！」小風暴聽見雨花叫小橡不准出聲，她的喉間有得意的喵鳴聲。「你弟弟已經具備了戰士的膽識。」

小風暴把樹枝抓得更緊，我不會有事的，我比星族還厲害。

「小心！」小橡尖聲喊道。

突然不知打哪兒竄出來一陣風猛扯小風暴的毛髮，原來是一對黑白相間的翅膀正撲撲拍拍打他的耳朵。

喜鵲！

爪子劃過他的背脊。

你這個青蛙屎！小風暴的腳爪從樹皮上被扭開，整個身子直墜蘆葦叢，撞破薄冰層。冰涼的水瞬間凍得他心臟快停止。他在水裡胡亂揮打，小魚慌忙游開。

岸邊在哪裡？河水灌入嘴巴，味道像石頭也像蘆葦。他劈劈啪啪踢著水，奮力往前游，但直挺挺的蘆葦阻礙他踢水的空間。星族，快救救我！他開始慌張，死命地想讓口鼻浮出水面。

突然間，旁邊的莖梗刷地一分而二，亂鬚衝了過來。

「我沒事！」小風暴急促說道。河水又灌進他嘴裡，他邊咳邊往下沉，沉到冰層底下。還好頸背及時被對方牙齒咬住。

「小貓就是小貓！」

小風暴聽見亂鬚把他拉起來時，嘴裡發出悶悶的咆哮聲。

小風暴凍得發抖，四隻腳縮在肚皮底下，皺起眉頭，覺得好丟臉，亂鬚一路推著他穿過蘆葦叢，把他送回岸邊母親身邊。

「小風暴，真是精彩的潛水秀啊！」小田鼠揶揄他。

「好像一隻狗在抓魚哦！」小甲蟲適時補了一句。「也許靛星應該把你改叫笨蛋。」

小風暴對著那兩隻擠在旁邊的小貓咆哮。他們才比他大一個月，卻像烏鴉一樣在他上方張牙舞爪。

迴霧在後方焦急地踱步，柔軟的灰色毛髮因過於擔憂而蓬鬆起來。「你們兩個，不准取笑人家。」

小花瓣擠過她哥哥們身邊。「我沒有取笑哦！」漂亮的玳瑁色母貓伸出鼻子嗅聞。「我覺得他很勇於嘗試。」

雨花發出快樂的喵嗚聲，舔舔小風暴的耳朵。「下次要把樹枝抓緊一點哦。」

小風暴掙開她。「放心，我一定會的。」

亂鬚甩掉身上的水，鳥歌匆忙從長老窩那裡走下來。「你會著涼的！」她斥責道。

亂鬚對著白色的虎斑伴侶貓眨眨眼睛。「難道你要我眼睜睜看著他被淹死啊？」

「會有戰士去救他的。」鳥歌反駁道。

亂鬚聳聳肩。「他們都在忙。」

雨花喵喵笑道：「我相信小風暴會自己游上岸的，他是隻很強壯的小貓，對吧？」

小風暴聽見他母親熱情的讚美，覺得全身的毛都好像在發亮。他眨眨眼，擠掉眼睛裡的水，環顧四周空地。這裡是河族營地，河族是最偉大的部族。他沒見過洪水肆虐之前的家園，所以他比較熟悉的其實是遍地的爛泥巴，還有角落裡東倒西歪的爛蘆葦，而不是現在這片正逐漸成形的空地和牢固的圍牆。木毛和杉皮正穿過空地，把剛收集來的成捆乾蘆葦搬給柔掌和白掌，後者正在用蘆葦補見習生窩的破洞。貝心和獺潑在河岸遠處採集更多蘆葦。憩尾幫忙棘莓把巫醫窩裡最後一批爛泥殘屑清出來。鶚毛和湖光忙著拖走被大水衝進空地的朽木和樹皮。

自從小風暴和小橡在那夜的暴風雨誕生之後，又過了一個月，營地明顯可見當時被洪水沖刷的痕跡。幸好長老窩仍然很堅固，只需補強就行了。至於用柳條和蘆葦堆疊起來的球狀育兒室，則在下游被找到，它就卡在河裡的踏腳石之間。拖它回營地並不難，如今已被重新安置在濃密的莎草叢間。他們稍微修補了一下育兒室，但因為浸過水，裡面還是很潮濕，雨花每晚都會幫他們的臥鋪添加新的青苔，可是小風暴每天早上醒來，還是覺得身上又冷又濕。

營地的其他地方就比較難整理。他們花了半個月的時間挖掘，撬起地上橫倒的樹幹，把它滾到空地邊緣老戰士窩的舊址。等到斷枝殘木全清空後，再圍著樹幹搭建新的窩。但在完工之前，河族戰士不是在營地四周濃密的莎草牆下搭個臨時臥鋪，就是在地上殘幹的角落或縫隙裡湊和著睡。溫暖這兩個字對他們來說已成為了遙遠的記憶。新葉季或許已經現身在嫩綠的新芽和婉轉的鳥鳴上，但禿葉季的寒霜仍夜夜降臨河的兩岸。

儘管天氣寒冷，霰星還是睡在空曠處。他堅持等到其他的窩都重建好了，才蓋他的新窩。

「除非我的族貓安全了，不再受寒了，我才能睡得安穩，在這之前，我辦不到。」

小橡繞著小風暴轉。他哥哥一身淺色的虎斑毛髮全都濕透了，身上的水正不斷滴到他蕨葉色的毛髮上。「我跟你說過要小心。」

「要不是那隻喜鵲撲過來，我才不會掉下來。」小風暴咬牙切齒道。

「如果你待在空地，就不會掉下去了。」一個低沉的聲音在他們身後響起。

小風暴霍地轉身。

靄星正低頭看他，全身厚重的灰毛為了抗寒而蓬了起來。河族族長黃色的眼睛裡帶著興味。「貝心！」他朝他的副族長大聲喊道，但目光仍停留在小風暴身上。

貝心從灌木叢裡走出來，濕漉漉的毛髮服貼在強壯的骨架上。他瞥了一眼小風暴。「出了什麼事？」

「你的小貓以後會是勇敢的戰士。」靄星喵聲道。「只要他在受訓前沒把自己淹死。」

貝心輕輕彈著尾巴，靄星繼續說道。「我們最好派支巡邏隊去抓那隻喜鵲，牠開始以為整個河族領地都是牠的了。」

貝心垂下頭。「是要把牠趕走，還是逮住牠？」

靄星皺皺鼻子。「最好逮住牠，」他輕聲吼道。喜歡吃鳥的河族貓並不多。「現在我們是能抓到什麼，就吃什麼。」這場水災死了很多魚，不是被拍到岩石上，就是冲到岸上，河裡的獵物於是變得稀少。

「我會組織一支巡邏隊。」貝心喵聲道。

「等波爪的巡邏隊回來再去吧。」霰星下令道。礙於有這麼多重建工程得做，霰星現在幾乎一次都只派一支巡邏隊出去。

「我希望這次他們能帶點吃的東西回來。」亂鬚咕噥道。

「我相信他們會帶回來的，」鳥歌喵聲道。「水災已經過了一個月，河裡的魚應該都回來了。」迴霧從她的小貓那兒轉過身來。「如果我們有把水災裡死掉的魚，先埋一部分起來，就像雷族禿葉季時儲存獵物那樣，那就好了。」

霰星搖搖頭。「魚不像森林裡的獵物那麼容易儲存。我們的戰士需要靠星族幫忙我們修復水災帶來的傷害，補足獵物堆。」

小風暴伸長尾巴。「讓我們也去幫忙重建吧。」

小田鼠衝了上來，灰色毛髮因亢奮過度而豎得筆直。

「我們真的可以幫忙！」小花瓣也蓬起一身玳瑁色的毛髮。

迴霧用尾巴掃開她的小貓，「別傻了，你們會被踩死的。」

小風暴用力抓扯地上的泥巴。「不會，我們不會。」

霰星的鬍鬚抽了抽。「迴霧，既然他們真心想幫忙，就別拒絕了，只要他們都待在營裡，就沒什麼關係。我們可以組一支小貓巡邏隊。」

小風暴挺起胸膛，和小橡、小甲蟲、小田鼠及小花瓣並肩站好。「太棒了，要我們幫什麼忙？」

霰星想了一下。「如果你們能幫獺潑把他收集的蘆葦搬去給柔掌和白掌，木毛和杉皮就能

抽空參加貝心的狩獵隊了。」

「走吧！」小風暴朝岸邊衝去，獺潑正在那裡拋擲蘆葦。

「小心點！」杉皮耙著一堆剛採來的新鮮蘆葦，小風暴及時在旁剎住腳步。「別把它們踢進河裡了。」

「不會啦！」小風暴用牙齒緊咬住蘆葦梗，拖著它穿過空地，來到正在蓋的見習生窩。

「你們瞧瞧，」白掌本來正在見習生窩的上方編織屋頂，這時不禁停下工作，往下探看。

「我們有了新幫手了。」

「就這些啊？」柔掌從柳條骨架裡往外窺探，虎斑狀的尾巴微微顫抖。「如果只有這些，我看我們也不用蓋了。」

「我會搬更多過來。」小風暴驕傲地吹噓道。他丟下蘆葦，轉身差點撞上小甲蟲。

「小心點！」小黑貓喵喵聲道，他被自己拖的茅草給絆倒。

「對不起！」小風暴朝蘆葦灘衝去，經過小田鼠身邊，後者嘴裡正緊咬著三網茅草。「我下次要搬四網。」他回頭喊道。

突然，他聽見入口通道前的濕地傳來水花四濺的腳步聲，趕緊豎直耳朵。有隻貓兒正衝進營地。小風暴停下腳步，眨眨眼睛，營地的莎草圍牆一陣窸窣作響，波爪跳進空地。

「有獵物嗎？」鳥歌喊道。

波爪搖搖頭，銀色肚皮上下起伏。「陽光岩！」他上氣不接下氣。「雷族佔領了陽光岩！」



第二章

「雷族！」小風暴朝橫倒在地的那棵大樹衝過去，他爬上樹幹，沿著突在河面上的結冰樹枝疾步行走。「這些蛇蠍心腸的傢伙！」他從樹上可以看見骨瘦如柴的雷族戰士像老鼠一樣擠在灰色大岩石上，那裡向來是河族的地盤，儘管一直以來雷族貪得無厭地不肯放手。

「他們好大膽！」

小風暴聽見他父親的咆哮聲，轉頭看見貝心跳上老柳樹，快步走在河面的垂枝上。河族副族長隔著錯雜的枝桠，往外探看。「真不敢相信，松星竟然把陽光岩當成他的領地！」

小風暴看見一隻狐紅色的大公貓四肢呈大字狀地躺在岩石上，柔軟的腹毛輕刷著結霜的岩面，閃閃發亮。

波爪來回踱步，黑銀相間的毛髮豎得筆直。「他們一定以為我們沒膽找他們算帳！」莎草叢一陣窸窣，泥毛和亮天衝進營地，後面跟著矛牙，後者的虎斑毛髮豎得筆直，嘴

裡還叼著一條肥碩的鯉魚。他丟下嘴裡的魚，瞪看著叢星。「誰要帶隊去找他們算帳？」

小風暴甩打著尾巴。要是他現在是見習生就好了。那樣一來他就能加入他們，一起把那群骯髒的雷族貓趕回去了。

「怎麼回事？」鱒爪肢體僵硬地從長老窩裡緩步走出，毛髮因剛睡醒而顯得凌亂不堪。

「雷族戰士佔領了陽光岩！」站在樹枝上的小風暴這樣喊道。

叢星轉頭看他。「下來，小風暴，」他咆哮道。「現在不是遊戲時間。」

「我沒有在玩！」小風暴反駁道。但還是乖乖聽話，從樹枝爬下來，跳回地面。

貝心也從樹上下來，面對叢星。「我們要讓那幾隻只會追松鼠的貓繼續待在那兒嗎？」波爪發出咆哮聲。「他們應該知道我們已經看到他們了。」

「這表示他們已準備好迎戰。」鱒爪緩步走下坡。「如果他們的準備比我們周全，我們怎麼可能打贏這場仗？」他搖搖他那顆毛髮凌亂打結的頭顱。「我們失去的還不夠多嗎？」

小風暴納悶那隻老公貓是不是想起暮水了？他曾聽見雨花告訴迴霧，水災過去那麼久，那隻母貓的屍體還是沒找到。「這次我們會打贏的！」他喵喵聲道。

「噓，小風暴！」貝心猛地轉頭喝斥。

木毛穿過空地，眼色黯沉。「我們可能會輸。」

杉皮走過去站在鱒爪旁邊，很是同情地用尾巴輕掃老貓的肩膀。「陽光岩向來很難守住。」

小風暴愣了一下。「但不能因為這個理由，就任由雷族佔領陽光岩啊。」貝心衝到面前捂住他，嚇得他倒退一步。

「這事輪不到小貓插嘴。」河族副族長警告道。

雨花用尾巴將小風暴掃到一旁。「噓，我知道你像其他戰士一樣勇敢，以後你會有機會的。」小風暴閉上嘴巴，彎起爪子。

我當然會有機會。總有一天，我會當上族長，到時我一定會下令迎戰。

「噢！」

他感覺到腳下有條尾巴，轉頭一看，發現小橡正瞪著他。

「你的爪子戳到我尾巴了。」

「對不起，」小風暴覺得不好意思，趕緊鬆開他哥哥的尾巴。「我們一定要好好教訓那些愛吃松鼠的臭貓，讓他們不敢再偷走我們的領地，你說對不對？」

小橡沒有回答，而是正看著棘莓。白色巫醫已經從莎草叢間的窩裡悄悄出來。

「棘莓，妳認為我們應該迎戰嗎？」靛星請教她。

棘莓搖搖頭。「現在不行，如果受傷了，我根本沒辦法醫治你們。洪水沖走了所有藥草，我的儲藏室空無一物，得等到新葉季才能補貨。所以我只能用最基本的療法。」

「而且我們現在也吃不飽。」鱒爪補充道。

小風暴眨眨眼睛。他沒有挨餓過。雨花總是有充足的奶水餵飽他和小橡。他仔細觀察族貓，这才發現原來他們都很瘦，幾乎跟雷族貓一樣瘦得像皮包骨。

靛星嘆口氣。「我不想打一場可能會輸的仗，我也不想看見受傷的戰士無藥可醫。」

波爪甩打著尾巴。「所以不管他們愛佔領哪裡，我們都要拱手讓給他們嗎？」

「他們只要陽光岩，」迴霧直指道。「他們從來不曾越過那條河。」

月牙咆哮出聲。「陽光岩那裡有獵物。河裡捕不到魚的時候，我們可以靠那裡的獵物充饑。」他踢開腳下的鯉魚。「今天我花了一個早上只抓到這條魚。」

迴霧垂下頭。「可是現在已經快新葉季了，再過不久，獵物就會多到我們抓不完。現在我情願餓肚子，也不願再失去任何一位族貓。」她瞥了鱒爪一眼。

月牙將爪子戳進土裡。「所以我們就大氣不吭一聲地讓出陽光岩？」

「不，」靄星穿過空地，跳上柳樹的低矮枝桠，眺望陽光岩。「波爪、貝心，」他的尾巴掃過樹皮。「帶獺潑和亮天去陽光岩，不要打起來，只要傳話給松星和他的族貓，今天他們或許可以霸佔陽光岩，但皮最好繃緊點，因為陽光岩還是屬於河族，我們遲早會把它搶回來。」

「別擔心，我會傳話給那些蛇蠍心腸的傢伙！」貝心朝入口通道衝去，腳下爛泥飛濺，波爪、亮天和獺潑緊跟在後。

「快點！」小風暴趁焦急的族貓們三兩成群地低聲討論之際，在他哥哥耳邊輕輕嘶鳴，說完隨即跑回那棵橫倒在地上的樹，沿著樹幹快步疾走，同時回頭探看他哥哥有沒有跟上。

小橡跟了上來。「我們要去哪裡？」

「去看好戲啊。」

「看什麼好戲？」

「我們去看貝心臭罵松星！」小風暴在樹枝上奔跑。「爪子要抓緊哦，」他警告他哥哥。「這裡很滑。」

枝條被他的重量壓得垂了下去，他停住腳步，低下身子，以免擋住小橡的視線。陽光岩上只剩下四名雷族戰士。松星仍躺在平坦光滑的岩面上，朝著禿葉季的陽光敞開肚皮。一隻毛色鮮亮的薑黃色公貓坐在他旁邊，閉著眼睛，尾巴蓋住腳爪。

「那一定是雷族副族長陽落，」小橡低聲道。「小田鼠說他的毛色是薑黃色的。」兩個身形輕盈的戰士在族長和副族長旁邊來回踱步。一隻是灰藍色公貓，另一隻是毛色斑駁的虎斑貓，全都瞪大著眼睛，豎直耳朵。突然，虎斑貓停住腳步，注視河面。

小風暴順著他的目光，看見貝心正朝陽光岩游去。波爪、亮天和獺潑也跳進河裡。站在陽光岩上方的灰色公貓，毛髮豎得筆直，他衝向岩邊，張牙舞爪，兩眼緊盯著河族隊伍。

松星一躍而起，陽落也迅速站了起來。四名雷族戰士並排站在岩石高處，貝心從水裡爬出來，全身滴水，只見他輕鬆彈跳兩下，便從光滑的岩壁攀了上去。陽落弓起背，朝著咄咄逼人的貝心低聲嘶吼。松星眯起眼睛。

小風暴感覺到他身後的小橡繃緊了全身的肌肉。「他們會不會打起來？」小橡低聲問道。

「等一下。」波爪跟著跳上陽光岩，亮天和獺潑也跟了上去，這時小風暴已經興奮到腳爪微微發抖。他豎直耳朵，想聽見他們說什麼。

「你們闖入河族領地了。」貝心咆哮道。

陽落上前一步。「你可以趕走我們啊。」

貝心彈彈尾巴。「這場仗還不急著打，」他回頭隔著光禿的林子瞥了河族營地一眼。「不過我們會隨時盯著你們。你們最好皮繃緊一點，因為這是我們的領地，我們一定會誓死捍

衛。」

灰色公貓齜牙咧嘴。「為什麼不今天就解決呢？」

波爪衝上前去，兩耳平貼。「等要開打的時候，我會第一個把你撕爛。」

「波爪！」貝心把戰士叫了回來，兩眼迎視松星那雙不懷好意的目光。「陽光岩就先借給你們使用，如果你有本事在這裡抓到獵物，就請自便吧，反正河族也不吃老鼠。不過等我們要你們還的時候，自然會拿回來。」

小風暴察覺到他哥哥的心跳得很厲害。「你們這群吃老鼠的臭貓，」他低聲咒罵。「趁你們還能享用的時候，就先拿去用吧。」

貝心跳下河岸，等波爪、獺潑和亮天一個接一個跳進水裡後，他才又回頭看了岩壁一眼，隨即跟著族貓跳進河裡。

「小心！」小橡的叫喊聲嚇了小風暴一跳。「喜鵲又回來了！」

小風暴一抬頭，看見灰色天空下那雙撲撲拍打的黑白羽翅。「快抓牢我！」他喝令道。

小橡用爪子緊緊抓住他。小風暴就趁著喜鵲飛撲下來之際，撐起後腿，猛揮前爪攻擊。有小橡做他後盾，小風暴就能放心繼續攻擊，直到感覺爪子勾到羽毛，劃進對方肉裡。

喜鵲粗厲尖叫，轉向飛走。小風暴這才放下前腳。

小橡隨即鬆開他，朝他眨眨眼。「打得好欸！」

「謝謝你當我的後盾。」小風暴看著爪子上勾到的帶血羽毛。「我想那隻喜鵲最近應該不敢再回來了。」他洋洋得意地看著他哥哥。「我們是有史以來最厲害的河族戰士。」



第 三 章

小風暴在臥鋪裡伸著懶腰，感覺到毛髮下的肌肉正在伸展。他的個子已經長到快要可以同時碰到育兒室這個角落的兩面牆了。清晨的陽光透過屋頂灑進來，照得蘆葦牆面更顯光亮。自從雷族竊走陽光岩後，已經過了三个月，天空上的太陽越來越炙熱，蘆葦灘也開始冒出新芽，莎草叢聞起來香甜多汁。

「起床了！」小風暴低聲在小橡耳邊說。

雨花被他吵醒，仍一臉睡眼惺忪。她伸出尾巴，蓋住小風暴的肚皮。「小戰士，再多睡一會兒。」她喵喵道。「時間還早。」

小風暴掙開她那條溫熱柔軟的尾巴，坐了起來，用腳爪去戳小橡。

「幹什麼啦？」小橡眼睛仍緊緊閉著。

「我們去探險。」

「記得不可以出營地哦。」仍帶睡意的雨花低聲叮嚀。

「我知道啦。」小風暴打包票道。接著又

戳了小橡一次。

小橡用腳掌蓋住鼻子。「你都不睡覺的哦？」

「我們已經睡了一整晚，黎明巡邏隊早就走了。」

小甲蟲在迴霧的臥鋪裡也掙扎著要站起來。他的黑色毛髮顯得凌亂。「要吃東西了嗎？」

小田鼠睜開眼睛。「太好了，我肚子餓了。」

小花瓣已經坐起身梳洗。「狩獵隊等一下就會帶食物回來了。」她傾身向前，舔舔小甲蟲的頭，順順他兩耳間的一撮毛髮。迴霧翻過身來，輕聲打鼾。

小風暴從臥鋪裡跳出來，伸伸懶腰。「我們要去抓獵物。」

小橡坐起來。「是嗎？」

雨花抬起頭。「小風暴，我可不希望你又讓你哥哥惹上麻煩。」

「為什麼要怪我？」昨天他們偷溜到踏腳石那裡才被逮到，最後被氣呼呼的泥毛護送回來。「是小橡跟在巡邏隊後面，又不是我的錯。」

「他不是跟在巡邏隊後面，」雨花提醒他。「他是跟在你後面。」

「是嗎？」

小風暴故作無辜地眨眨眼睛，她只得拿尾尖彈他耳朵。「我覺得我很幸運，能生出這麼勇敢又漂亮的小貓。」她把下巴擱在腳掌上。

「我也很勇敢。」小橡從臥鋪裡跳起來，朝入口走去。

「等等我！」小風暴衝上去，趕在他之前鑽出育兒室。

儘管太陽還沒爬上老柳樹的枝頭，但空地已是一片明亮溫暖。叢星和貝心坐在那棵橫倒在地上的樹旁邊，低頭小聲交談。鱒爪、鳥歌和亂鬚躺在長老窩外平坦的泥巴地上曬太陽。河邊的木毛和獺潑在蘆葦叢間探頭，耳朵豎得筆直，尾巴不停抽動，顯然是在淺水處找小魚。

棘莓正在太陽底下攤平藥草的葉子，雪白的腳爪被葉汁染成微綠。

「這些葉子要做什麼？」小風暴穿過空地，嗅聞葉子，臉皺了起來。這味道好酸。

「這些是款冬葉。」棘莓告訴他。「對咳嗽很有效。」

小風暴的前腳蹭著其中一片葉子。「怎麼用？」

「先放進嘴裡嚼一嚼，把汁嚼出來。」棘莓順一順地上另一片葉子。「然後把汁吞進去，葉渣吐出來。」

小橡在他們旁邊緊急剎住腳步。「這是從哪兒摘的啊？」

「我在瀑布附近摘的。」棘莓喵聲道。

「我們可以跟你一起去摘嗎？」小風暴帶著祈求的語氣問道。

棘莓的鬚鬚抽了抽。「也許再過兩個月，等你們都變成見習生再說吧。」

「如果叢星知道我們是跟著妳去，一定會答應的。」小風暴祈求道。

棘莓瞥了河族族長一眼。「你們自己去問他。」

小風暴皺皺眉頭。「也許晚點再問好了。」他以前就問過叢星可不可以出去營地：第一次是問可不可以幫忙貝心狩獵；第二次是問可不可以跟著波爪去巡邏。但答案永遠一樣：「等你們當了見習生再說。」

小風暴欣羨地看著見習生窩。他嗅聞那裡的空氣，聞不到瞋睡蟲的味道。柔掌和白掌應該都去參加黎明巡邏隊了。「這兩個幸運的傢伙。」他咕噥道。

小橡聳聳肩。「我還以為我們要去狩獵咧。」

「我們是要去啊。」

「去哪裡狩獵？」小橡掃視營地。「在莎草叢裡嗎？」

小風暴蓬起毛髮。「我才不要只抓蝴蝶呢。」

「我們可以和獺潑、木毛一起抓小魚啊。」小橡提議道。

小風暴翻翻白眼。「小魚？」

「小魚有什麼不好？」

「你想留在營地裡？」

「那也是沒辦法的事啊。」

「誰說沒辦法？」小風暴用頭輕頂哥哥。「我們偷偷出去，然後就可以像戰士一樣狩獵了。」

「要是又被抓到怎麼辦？」小橡壓低音量。「霰星說如果我們再惹麻煩，就要讓我們再多等一個月才可以當上見習生。」

「他是唬我們的，」小風暴嘲笑道。「霰星又不笨。我們能越早出去巡邏，越早上戰場，對部族當然就越有利。等我當上族長，我會讓小貓想什麼時候出營就什麼時候出營。」

風暴星。這名字真響亮！

「嘿，」小橡用腳爪戳他。「雨花說我先生生，所以應該是我當族長。」

「你當族長？」小風暴搓搓哥哥的耳朵。「你想去抓小魚欸！」他嘲笑道，隨即又很好心地補充道，「等我當了族長，我就任命你當副族長。」

「還真是謝謝你哦。」

「好啦，我們出去狩獵吧。」

小橡還沒來得及回答，空地上突然傳來貓叫聲。是小田鼠和小甲蟲一路打打鬧鬧地從育兒室裡出來。

「等等我啦！」小花瓣匆忙跟在後面。他們迅速穿過空地，在蘆葦灘前剎住腳步，害小花瓣不小心踩到他們的尾巴。

小甲蟲將鼻子探進癩潑旁邊的一叢蘆葦裡，葉柄沙沙作響。「有看到什麼魚嗎？」

「別把牠們嚇走了。」癩潑嘟囔道，但目光還是沒離開他鼻子下方的那一灘水。

小風暴推推小橡。「我們快走，免得小甲蟲待會兒又找我們問個沒完。」

「往哪邊走？」小橡問道。「我們又不能大搖大擺地從入口出去。」

「去廁所那裡。然後再從莎草叢鑽出去，進到濕地。」

小風暴帶頭往廁所的方向走。他低頭鑽過蕨叢，小橡尾隨其後。蕨叢後方是一塊沙地，到處都是方便完的小土堆，味道很不好聞。小橡把一隻腳爪探進莎草叢裡。「從這裡溜出去嗎？」

「讓我看。」小風暴擠過他身邊，在莎草叢裡探看。這些莎草都很尖銳，老是刺到他的鼻子。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半閉著眼睛往前摸索，直到走進陽光底下。前方就是蔥綠蒼翠的

空曠濕地，蘆葦叢和莎草叢點綴其中，白色花蕊如波浪起伏。

「好大一片哦！」小橡跟在小風暴後面出來，兩眼瞪著前方綠油油的濕地。這片濕地沿著河岸向遠方綿延，在往上直抵有馬兒低頭吃草的大草原。

「我們往河那邊走。」小橡提議道。

小風暴偏著頭。「你不想穿過這片濕地嗎？」

「我們不是要去找獵物嗎？」小橡提醒他。「濕地裡有什麼啊？」

「青蛙？」小風暴猜測道。

「如果你想一整個早上都在那裡追青蛙，那你就去吧，小風暴。」小橡緩步離開。「我要去河那邊。」

「好吧。」小風暴的腳爪陷進潮濕的青苔裡，覺得腳下冰涼，踩起來很有彈性。他跟在小橡後面蹦蹦跳跳，沿著莎草圍牆走。

「等一下！」小橡停了下來。

小風暴差點撞上他。「怎麼了？」

「我們現在離入口通道很近。」小橡低聲道。

小風暴這才認出那條從莎草叢裡邊通到外面、早已被踏平的草徑，就蜿蜒在河岸邊的灌木叢和草叢之間。

「跟我走。」小風暴鑽進小徑旁茂盛的草堆裡。他沿著灌木叢，在柔軟的草葉間摸索前進，遇到路上有水塘，便小心地涉水而過，希望能靠爛泥巴掩蓋他們的氣味。他回頭看了一眼，確定

小橡有跟上來，然後才鑽進小路另一邊的長草堆裡，腳卻忽然踩空，整個身子滾下河岸。

他砰地一聲跌進河邊的泥灘裡，河水輕輕拍打他，他奮力站起，及時閃開也跟著慘叫一聲、跌下河岸的小橡。

毛髮凌亂的小橡一躍而起，抖抖身子。「你還真會帶路。」他嘟囔道。

「又不是我的錯，我對這裡又不熟。」小風暴為自己辯解。「你忘了嗎？彗星根本不讓我們出來。」他注視著下游，黃色的河水平穩地流向遠方，很難想像這和曾經摧毀他們營地的河是同樣一條河。

「你看，踏腳石耶！」小風暴瞄見下游河面有平坦的卵石羅布。「我們可以去陽光岩了。」小橡眯起眼睛。「我們為什麼要去陽光岩？它現在是雷族的。」

「才沒有呢！」小風暴氣急敗壞地說。「他們是入侵者。」他瞪著河對岸的陽光岩，下方陰影處有片沙灘。小風暴這時突然愣住。

那裡有隻貓正沿著水邊緩緩移動，不時停下來拔取岩石間和水裡的雜草。「你看！」他嘶聲對小橡說道。

「一定是雷族戰士！」小橡倒抽一口氣。

「戰士？不可能！」小風暴嗤之以鼻。「你看他！他看起來比陽光岩還老。」那隻雷族貓全身毛髮凌亂，厚重的灰毛沾滿芒刺和小樹枝。耳朵邊緣參差不齊，鬍鬚像被啃過的草一樣。

「他在做什麼？」小橡低聲問道。

那隻公貓正沿著河岸專心嗅聞路上的野草，他一株一株地嗅，同時也不忘嗅聞空氣，然後

遲疑了一下，才伸出毛茸茸的腳爪拔取一兩片葉子。

小風暴毛髮頓時豎了起來。「他在偷我們的藥草！」

「老實說，那也不是我們的。靨星把陽光岩讓給雷族了。」

「才沒有呢。他只是暫時不去搶回來而已。再說……」小風暴抬頭看向河面上方那塊巨大的灰色圓石，「那隻老貓是在河岸上，不是在岩石上，河岸是我們的啊。」

「我們要不要回去告訴貝心？」小橡喵聲道。

小風暴瞪著他哥哥。「你怎麼那麼笨啊？」

「他侵入我們的領地欸。」

「如果我們告訴貝心，他不就知道我們偷溜出營地？」

小橡皺起眉頭。「那我們該怎麼辦？」

「我們去把他趕走。」

「趕走？」小橡瞪大眼睛。「我們兩個加起來的個子都沒他大。」

「可是你看看他那付德性！」小風暴直言道。「他連自己都打理不乾淨，顯然不是真的戰士，甚至搞不好不是雷族貓，只是獨行貓。」

「我想我們還是應該回去告訴貝心。」小橡的爪子戳進泥地裡。

但小風暴已經不管不顧地沿河岸緩步走去。「這事我們自己可以處理啦。」小橡匆匆趕上去。「我們打不贏一隻大公貓的。」

「為什麼打不贏？我們是兩個對一個哦。」

「可是我們……」

「噓！」小風暴蹲伏下來，沿岸邊匍匐潛行。「別讓那隻臭貓發現我們。」

全身骯髒的公貓仍一路嗅聞每株植物。

小風暴停下腳步，下腹抵住泥地，感覺毛髮被河水浸濕。踏腳石現在只離岸邊一個尾巴長的距離。現在的他只和第一塊踏腳石隔了一條窄窄的水道。河水流速並不快，但那塊踏腳石附近的水域看起來很深而且水溫冰冷。小風暴繃緊神經，縱身一跳，越過水域，落在第一顆踏腳石上，但腳稍微滑了一下。他覺得腳下石頭很平滑，應該是河水經年累月拍打下的結果。

小橡輕呼一聲，也跟著跳過來。這裡的空間只夠容納他們兩個。「我還是認為我們……」

小風暴彈彈尾巴，捂住小橡的嘴。「噓！」

河水在踏腳石之間汨汨流動，形成小旋渦。小風暴深吸一口氣，跳向另一座踏腳石。他有點頭暈，著地時四腳外張。岩間河水川流不息，那一瞬間，河裡的石頭像是會動一樣。小風暴穩住視線，目光緊盯在陽光岩下方那隻偷偷摸摸的老公貓身上，再跳到另一座踏腳石上，接著是另一座，他壓低身子，暗中祈求水流聲可以掩飾他們的動作聲響。他感覺到小橡跳了過來，毛髮輕拂他的。再跳一次，他們就能抵達對岸了。

小橡在他耳邊上氣不接下氣地說：「他一定會看到我們的！」

「不會啦，只要我們別跳過頭就行了。」小風暴朝河邊一叢錦葵努努嘴。「我們可以躲在它後面。」

他用力往前蹬，一躍而起，然後叟地鑽進錦葵叢裡。小橡跟在他身邊笨拙著地，四周濺起

潮濕的沙子。小風暴愣了一下，目不轉睛地盯著公貓。他發現他們了嗎？

公貓還在拔野草，毛髮絲毫沒有豎起，仍全神貫注在葉子上頭。然後他抬頭看，冰冷的藍色目光掃向小風暴。

「你們以為我沒注意到你們嗎？」他的聲音裡帶了一絲咆哮。

小橡毛髮豎了起來。「我們快走！」

「等一下，」小風暴齜牙咧嘴。「你站的地方是河族的領地！」他朝老公貓嘶聲喊道。「滾出我們的領地。」

小橡張牙舞爪。「快滾，誰叫你來偷我們的藥草！」

公貓眯起眼睛。「你們兩個好大的膽子！」他將耳朵貼平。

小風暴突然害怕起來。

「他會宰了我們！」小橡低沉沙啞地說道。

「快跑！」小風暴轉身爬進錦葵叢裡，他在第一座踏腳石上剎住腳步，又一躍而起。

小橡在他身旁著地。「救命啊！」但後腳從石頭上滑了下去，他哀哀大叫，小風暴趕緊抓住他頸背，免得他掉進水裡。

「謝了！」小橡重新站穩，又跳向另一座踏腳石。公貓在他們後面叫囂。小風暴跟在他哥哥後面。

「要擺脫我，沒那麼容易！」那隻老貓咆哮道。小風暴感覺到對方的熱氣就呼在他腳跟下，利爪劃過他的尾巴。失去平衡的他跳向最後一座踏腳石，但他的腳卻撞上水面，一頭栽進

河裡。

星族快救我！

他撞到岩石的底座，臉部一陣劇痛。冰冷的河水吞蝕了他，整個世界頓時暗了下來。小風暴胡亂拍打著四隻腳，想要浮出水面，但完全不知道哪裡才是水面。沙礫劃破他的肚皮，然後是他的背脊，他像枯葉一樣被河水捲進下游。

他睜開眼睛想尋找光亮，但河水刺痛了他的眼睛。幢幢黑影從他身邊飛掠而過。他奮力抵禦水流，試圖游出水面，卻又撞上水裡另一座岩石，他一口氣差點喘不上來。他鼓起胸腔，死命掙扎，不讓河水拖他下去。這時突然看見有影子朝他移動，是隻母貓，橘白相間。幽暗中，他竟然看得出她的身形。

是星族來接他了嗎？恐懼緊緊攫住小風暴，他更是費力掙扎，想浮出水面吸進空氣，抓住什麼，就是不想讓自己被沖進星族的天家。他還不想死。

橘白相間的貓朝他游近了點。**走開！我不要跟你去！**小風暴心裡吶喊。

「別擔心，小東西。」他聽見那隻貓的聲音，彷彿就在他耳邊低語，即便她離他仍有一條尾巴之距。「你的時辰還沒到。光明的前途正等著你。」她那雙琥珀色的眼睛在綠色河水裡閃閃發亮，接著就消失不見了。

這時有牙齒咬住小風暴的頸背，猛地他被拖出滾滾河水，身子懸掛在泥毛嘴巴下方。棕色戰士逆流游回岸邊。小風暴大口吞進空氣，不停地咳嗽與顫抖，突然感覺到臉頰異常劇痛。泥毛從河裡爬上來，跳上岸邊。

「他沒事吧？」小橡喊道。

小風暴聽見他哥哥的聲音，但沒辦法睜開眼睛，他整個臉都像被火燒一樣，感覺到液體從唇間冒出，嚐起來像血的味道。他開始發抖。**我到底怎麼了？**

泥毛沒有說話，也沒有放他下來，一路叨著他，沿小徑直接往營地走。

「他怎麼了？」

小橡害怕的聲音令小風暴更加不安。泥毛每個腳步所傳來的振動，都像閃電打到他的臉一樣。小風暴想睜開眼睛。但只模糊看見草地、莎草叢、柳葉在他眼前不停掠過。他可以聽見自己的呼吸。他全身發冷，腳爪都麻了。

你的時辰未到，你的時辰未到。他一直沒忘記那隻貓兒說過的話，他不斷在心裡反覆這句話，彷彿是向星族祈禱。當泥毛低頭穿過莎草通道，進入營地時，他聞到棘莓的味道。

「你在哪裡找到他的？」雨花的尖銳嗓音劃破四周焦急的低語聲。「小橡？小橡呢？」

「我在這裡。」

「發生什麼事了？」

「小風暴跌進水裡，臉撞到踏腳石。」

相較於其他喵喵聲，棘莓的聲音聽起來鎮定多了。「泥毛，把他送進我的窩裡。」

他經過一個又一個模糊的身影和一雙又一雙憂慮的眼睛。他經過深橄欖綠的莎草叢，進入棘莓幽靜的綠色巫醫窩裡。這裡空間很大，幾乎像空地一樣大，四周是厚重的莎草牆，旁邊凹洞裡的臥鋪是棘莓睡覺的地方。小風暴聞到他母親朝他接近，那味道滲著恐懼。

雨花繞著他轉，身子輕輕刷過棘莓，當泥毛將小風暴輕輕放下時，她輕推了一下棕色公貓。「他怎麼會把自己搞成這樣？」

「讓我看看。」棘莓把貓后推開。

小風暴想看清楚白色的巫醫，但只看見她毛髮上的黑斑在他眼前游動。

「他的臉！他那張漂亮的臉！」雨花的哀號給他帶來新一波的恐懼。

他臉朝下的在泥地上緊緊縮成一團，這時泥毛的毛髮輕輕刷過小風暴的腰腹。「走吧，雨花，去看看小橡，他也嚇壞了。」

戰士帶著雨花走出巫醫窩，棘莓傾身靠近小風暴。「別擔心，小東西，我會照顧你。」

小風暴呆呆地躺在地上，渾身發抖，棘莓離開了一會兒，等她再回來時，顯然帶回了一種味道很酸的東西。

「我會把汁從你嘴巴旁邊擠進去，」她告訴他。「味道不是很好，吞下去的時候，會覺得痛，但你一定要吞。」她的語氣堅定。「這東西會讓你舒服一點。」

小風暴想說話，但有種很怪的感覺，嘴巴好像很厚。突然一陣劇痛令他嚎叫起來。

「這裡頭濃縮了柳樹皮、百里香和罌粟。」棘莓繼續說道，聲音低沉溫柔。

小風暴感覺到他嘴巴旁邊濕濕的，有液體流進嘴裡。他強迫自己吞下，即便他痛得要命。

「你好乖，」棘莓用尾巴搓搓他的腰腹。「先好好睡一覺，等你醒來，就會舒服多了。」

她一邊說，一邊拉些青苔過來塞在他周圍，直到他覺得溫暖舒適為止。她的聲音在他耳裡漸成低語，最後連綠色的空地和嗆辣的藥草味也都沒入了黑暗。